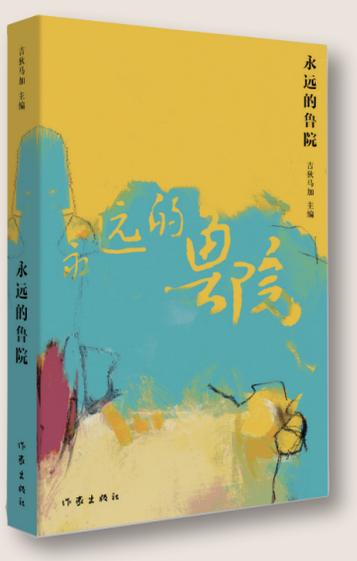


我心中的鲁院

□成曾樾



我是1984年夏天调入鲁迅文学院的前身——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以下简称“文讲所”)工作的。说起调到文学讲习所工作,是一件很偶然的事。1982年2月我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但我不想就此放弃所学专业,一直希望能进到文化单位工作。也是机缘巧合,一天,我偶然见到文学讲习所副所长徐刚的夫人王英琦,当她得知我想调动工作时,立刻说,你不想调到中国作协工作呢?作协的文讲所是培养作家的,接触的都是作家和文学,对你来说,比其他地方工作更对口。我一听,立刻表示同意。就这样,一周后调动手续全部办好,自此,我便正式成为了文讲所麾下的一名工作人员。

其实,我对文讲所仰慕已久,早在读大学的时候,怀揣着作家梦的我就曾经溜进过文讲所的教室。记得那是文讲所第六期少数民族作家班学员在朝阳区雅宝路的空军招待所里上课,自以为人多眼杂,可以浑水摸鱼的我刚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不久,便被细心的文讲所的工作人员发现,被客气地从教室里“请”了出去。也许是缘分,时隔三年之后,我终于走进了文讲所这座被称为“作家黄埔军校”的文学殿堂,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我调入文讲所时的所长是资深的文学评论家、编辑家李清泉,副所长是老作家徐刚,两位领导都是老革命,待人诚挚、热情。他们先要去我发表的一些作品,看后对我说,在文讲所工作主要是为作家学员服务,要做许多行政性工作和服务性工作,文学创作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我表示完全接受。于是,我被安排在他们手下做了所部秘书。当时所里的一个中心任务是筹建鲁迅文学院。1984年底,经中宣部批准,鲁迅文学院正式挂牌成立。第二年,考虑到教学管理岗位人手紧张,我被调到教务处,担任了教务处副主任,开始参与文讲所第八期(也是鲁迅文学院成立后的第一期)文学创作班的教学工作。后来,我先后又参与了开办作家进修班、文学创作函授班(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招收文讲所第七、八期学员)以及与大学联合举办的研究生班等工作,并于2003年起参与了鲁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工作。在鲁院期间,我曾先后在教务处、函授部(后改为培训中心)、教学研究部、办公室等不同的岗位上工作过,屈指算来,到今天已整整走过了三十年的时间。

1995年的时候,我也曾一度离开过鲁院,去到一家报社的副刊部工作,但始终没有离开过文学,还因为一直担任鲁院函授辅导教师的缘故,故始终也没有离开过鲁院的学员和同事,并于2003年再一次回到了鲁院。无疑,挥之不去的鲁院情结,萦绕于心的师生与同事情谊,难忘的文讲所时期的艰苦岁月和今天鲁院愈加美好的发展前景,是召唤我再一次回到鲁院的主要原因。因为不论走到哪里,你只要在鲁院工作或学习过,就很难磨掉在你身上留下的鲁院印记。何

况是一个对鲁院有着深厚情感、并把自己一生中宝贵的三十年的时间都牵系在了鲁院的人呢。

鲁院的魅力还在于它是我所见过和经历过的一所最特殊的学校,它的远播海内外的赫赫名声与艰苦卓绝的办学条件,它的骄人的辉煌历史与命运多舛的坎坷遭遇,它的独特的办学手段与一般院校的教学模式,这之间的巨大反差常常令人惊叹不已。

我有幸与它有了一段共同的跋涉,那曾经的艰苦岁月刻骨铭心、令人难忘。记得我刚刚调入时的文讲所,居无定所,经费紧张,全体师生挤在一个城乡接合部的绿化队的院子里,诸多的业已成名的作家学员蜗居在低小的平房上上课、写作、居住,没有餐厅,大家便捧着饭盆蹲在屋前的石阶上用餐,共用院子里的一个水龙头洗脸、刷牙,在露天的厕所里方便,用空酒瓶充文体比赛的奖品。在那座晴天一地上雨天一脚泥的院落里,你听不到一句不满或抱怨,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欢愉的微笑,每个人的内心都是那样的充实、从容。来为学员授课的各路大家、名家络绎不绝地出现在那个宛如乡村农居的院落里,同切磋、共研讨,师生们在土房前尽情享受文学的阳光与精神的盛宴,时常能听到的朗朗笑声、歌声,不由得让人想起了那个抗战中的延安,想起了那个巍巍宝塔山下,滚滚延河水边的享誉中外的鲁艺和相聚在那里来自四面八方文学精英们。

俱往矣,今天的朝外八里庄南里27号和2010年10月建成启用的文学馆路的鲁院新院址仿佛将之前的一切都永久地固定在了昨天的历史中,成为了一段封存记忆,但那却是一段永远令人不会遗忘的记忆,是一段与今天的鲁院永远不可分割的记忆。从丁玲等老一代创始人算起,今天的鲁院已承载了至少四代人的努力与奋斗,正是那数以百计的为了鲁院的事业和发展而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教职员们,用他们那一颗颗火热的心和赤诚的肝胆凝聚成了鲁院今日的灿烂与辉煌,更铸成了弥足珍贵的鲁院精神——忠诚事业,甘做人梯,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和培育文学人才无私奉献。在鲁院迎来六十六华诞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后来者都不禁要在心中默默地向着这些鲁院的前辈们致敬!

学员们取得的丰硕创作成果是对鲁院工作最好的检验与回报。望着摆放在书柜里那一部部来自学员的作品,我多想,如果有一天能把鲁院所有学员的作品一一展示出来,那将会是怎样一个规模宏大的文学作品博览会啊;如果有一天能把由这些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一一展播出来,那将汇成怎样一条浪花飞舞、延绵无尽的影视长河;如果有一天能将学员的翻译作品和被翻译作品一一展示出来,那将会是一幅怎样绚丽的画卷;如果有一天……

2002年创办的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掀开了鲁院历史上新的一页,续写了鲁院新的辉煌。至今已有一千多名优秀中青年作家、编辑家、翻译家和理论批评家在这里完成了高研班的学业,日渐成为我国文学大军中的骨干力量或领军人物。在中国作协的领导和中宣部的大力支持与关怀下,鲁院的教学与科研力量、经济实力与办学条件也都得到了空前未有的提升和加强。自鲁十三、鲁十四起,高研班还开始接纳国外的优秀华裔作家,更加呈现出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的发展态势。2009年以来,鲁院还陆续开办了网络文学作家班、网络文学编辑班以及与各地方协、行业作协联合举办培训班,港澳作家培训班,现在又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文学创作研究生班,使得鲁院的办学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作为鲁院的一员,我为鲁院昨天和今天而深感自豪、骄傲,为鲁院的学员们而深感自豪、骄傲,为鲁院辛勤的教职员们而深感自豪、骄傲。值此鲁院建院六十七周年之际,我愿为鲁院送上一个最衷心的祝福,我深信不疑:鲁院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摘自《永远的鲁院》,吉狄马加主编,作家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南清城北,大清河的一条渔船上,南清公安局局长正鱼头烂额指挥拉网搜救。山洪暴发不久,110就被打爆了,不断有市民落入滚滚的护城河或下水管道之后失踪。这条位于城市下游的大清河,成为紧急营救地点,市领导动用全部警力部署营救现场。不久,水面开始出现浮尸,个别奄奄一息的落水市民顺流而下被成功搭救。

这里有一具!公安局局长的目光被吸引过来:这具尸体形态特殊,面部冲下,像水中急速漂浮的一根枯木。尸体被打捞上来,翻过来,在场人瞬间傻了。是一具高度腐烂的人骨!局长掀起脏烂发黏的衣角,扫视一眼,皱眉道:立刻送到刑警支队李柯南那儿鉴定!结果随时汇报!

陈天舒赶回银保监会,已近夜里10点。一名年轻高大的刑警在办公室等了已近五个小时。

长时间等候抵消了上下级的界限,这位叫向锐的刑警直陈来意:在大清河发现的那具多年前的死尸衣服内侧,发现有个缝合的小布袋。衣服是灰蓝制服,小口袋也是用一块灰蓝布条缝上的,里面有张泡烂的纸,有可能是一张保险单。

有可能?是,领导。年轻刑警老实回答。但我们对保险知识一无所知。他看出陈天舒的疑惑,便咳嗽一声,领导,这场大雨死了几十个人,事件已紧急上报中央。死者尽管不是大雨落难者,但刑警队必须查清每位死者身份。

陈天舒讲政治,瞬间脑海澄明。

南清福利院对面,一处略显破旧的老酒馆,门上挂着“春江酒家”的牌匾,字体漂亮而有力。



屋内只两个男人,窗外大雨滂沱,屋里推杯换盏,倒也是男人喝酒的意境。

记得小时候,这儿的烟肥肠是一绝!怎么现在老觉得有臭味呢?

说话的男子双手撑着桌沿,俯视一桌饭菜。这人叫肖亨,三十四五岁,国字脸,油光的背头一丝不乱。

对面的年轻人叫曲程,小他几岁,个头不太

何处安居

——评野水散文集《旧物时光》 □鲍 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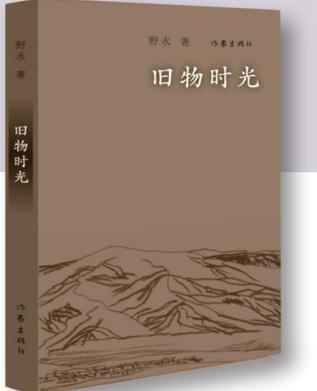
这本《旧物时光》是散文集,可是让我感觉它说的都是故事,人生的故事,只不过不是用情节来叙说,而是用沉郁的感情,衷怀沉凝,慷慨郁结。当我读完它时,也有些深沉的心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作者笔下举目苍苍的山岭、荒凉孤寂的村庄,或是那些凝神尚可记忆的往事。身边略显沉重的生活?其实,书中也是有温暖和热切的。

在认识野水以前,我陆续读过他的一些散文,包括收录在这个散文集里的一些作品。在几乎所有这些散文中,他都无不执著地写着那么一个山村,以及山村里顽固地占据着他的记忆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甚至是每一个平凡的物件,他们和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有可以对我们娓娓诉说的故事。故事里有或者说故事就是,父亲母亲,铁匠闲汉,皂角树下的骂街女人和木瓜沟的鬼,或是房子麦子,山韭菜爆米花,还有一方手绢一件蓑衣。一个猪尿泡是少年的满心骄傲,慈祥的石三老汉为什么却只生了一个傻儿子?

在那个山村,野水是一个农民,从小到

大跟随父亲在地里耕耘,收获生命中日都不可缺少的粮食。离开那里之后,他来到了另一个叫做文学的山村继续当农民,也还是耕耘,《旧物时光》便是他的收获。虽然只是丰硕成果中的一仓麦、一筐枣,它们却足以让我倾心于它的香和甜,不仅因为那些使人心旷神怡泛波的故事,还因为疏旷的文笔之中值得品味的细腻与优美。“我脚下的青石板依旧黑青着,没有了牛羊的践踏和撕咬,石缝里的杂草长得蓬勃而健壮,却落满了灰土。”等等,让我们的目光回到刚才一扫而过的几个字。再也见不到麋鹿的身影、听不到野狼的长嗥,为什么?因为不知从何而来的灰土。不,我们知道它从何而来。这样的细腻,在野水的作品中时常可见。文学作品如果失去了文字美,充其量只是聊以保命的粗茶淡饭,而不是让心灵享受的营养美食。野水奉献给我们的耕耘收获是后者,他注定是一个好农民。

如果把快乐的往事时光当作一个山村的话,每个人一定都会有自己怀念的山村,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的怀念都能像野水那样让人感觉刻骨铭心。谁能想到呢?那个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山村曾经是他竭尽全力想要逃离的地方,他也确实成功地逃离了——至少是他的身体。另一个二十多年后他却回来了,用他的心,可是却发现无法在那里安居,因为它已经虚幻于时光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变成了另一个山村。于是便沉郁了。

可是,人心本来有两个处所,一个是现实,一个是往昔。这两个山村,是可以同时安放我们的心。

情如海,人似舟

——长篇小说三部曲“百年老街坊”之缘起 □甲子春

看我在缝衣服时刚出的口子,不由分说抢过来:“你这针脚太大了,不结实,我来吧。”她补的针脚又密又平整,我始终也没学会。

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父亲患脑血栓住院。我每天夜里陪床,白天还要上班,后院关家的二儿子小全就主动相帮,白天给我父亲喂水喂饭、接屎接尿、洗脸擦身,把老人照顾得周到周到。父亲住了一个来月院,出院那天,小全蹬着平板三轮车把他接回家。我掏钱给小全,他憨厚地笑笑说:“见外了。”根本不接。

我结婚那天,在院里搭起大棚招待来贺喜的亲友。父亲当时已瘫痪在床,躺在外屋很不方便。街坊赵大哥说:“先把老爷子抬我屋里吧,我帮着照看,你忙你的。”晚上酒席散了我去接父亲,赵大哥已经把老爷子打理得清清爽爽,我和新婚妻子感动得红了眼圈儿。

那些年院里街坊们就像一家人,守望相助,互通有无,双职工家庭从来就没有后顾之忧。逢年过节,各家主妇都端着自家做的好吃的串门儿,平常也是熟透的葡萄、茄子、西红柿、丝瓜、豆角往来不断。彼此之间的亲热,特别令人感动。

寒来暑往,转眼几十年过去,大杂院要改成博物馆,老街坊们纷纷搬走了。然而每当发小儿相聚,都是不称大号只叫小名,聊的还是大院里的事——月朗风清的夜晚,蝓蝓儿和蝓蝓儿叫成一片,董二爷拿着脸盆和手电筒在院子角抓蝎子,李大爹在葡萄架下给孩子们说古论今讲故事……

这些温馨的记忆,就像一坛老酒,时间越长,味道越醇厚,它们促使我提笔创作长篇小说三部曲“百年老街坊”。2015年,第

一部《淡忘》出版。2019年7月,第二部《渐悟》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人的一生,从青年到老年路途遥远,人恰似远行中的一叶轻舟,沿途总会遇上狂风暴雨、激流险滩,只有把持住正确的航向,一路克服挫折,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即使固守原地,也是不进则退,人生终将暗淡无光。《渐悟》中十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都很坎坷:常小虎伤害过他的养母高小燕,逼得高小燕跳了河;孙福原本是个公子哥,从小锦衣玉食娇生惯养,可他爸爸孙有财抽大烟毁了家,迫使他为饭辙忙活,沾染了一身邪气,大武生秦老板的小儿子秦玉为养家糊口下煤窑,遇上塌方,险些被砸成了废人;赵武在改革开放后靠耍嘴皮子满大街侃大山赚钱,帮人倒汇时险些上当受骗;印尼华侨大龙靠着精明能干和老街坊的帮助发家致富,却在投机炒房时资金链断裂,赔了10个亿;大庆是个经营“四大鸣虫”的小老板,已经是最先富起来的那一拨人,然而看到街坊杨明在股市上赚了500万后眼红了,卖房入市,其赌博的心态犯了股市大忌,险些倾家荡产……这些人也都领略尽世间百态,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渐悟过程,从而勾连串联出一个个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百姓故事。

“百年老街坊”系列意在述说北京老百姓的百年生活史。虽说近百年来世事变幻,草根百姓常受命运播弄,只能跌跌撞撞地随时代而行,但只要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不变,终能悟得真谛,苦尽甘来。继《淡忘》《渐悟》之后,第三部《圆梦》正在创作中,梦圆人圆,家国两圆。我要把这套书献给曾朝夕相处的老街坊们,和他们一起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

过,女人也怕,不嫌丢脸!干这行哪还顾脸面?曲程说完,闪身进入雨幕。

三

副院长——
副院长——
阴暗的眼科医院走廊,阒无一人,穿着白大褂的曲程拉长声音一遍遍呼喊,忽然的脚步被雷暴和闪电渲染得阴沉、恐怖。
他瞅了眼紧闭的内屋,退出来,继续在走廊呼喊:副院长——
两名保安模样的人迅速逼近。
市卫生局的,曲程闪了下“胸牌”,和副院长有约。

副院长不在,一名保安说,眼睛瞅着虚掩的门。
我和副院长约好了,曲程扬着手机,我再等她一会儿。

两名保安审阅了手机留言,便离开了。
曲程闪身进入候诊室,轻轻扭开内屋的门。屋内角落,一个三十多岁的高壮女人,正准备打电话。

杜院长好。
你不是香港过来的保险调查人。杜院长恶狠狠瞪着他。我的病人没见过你!

他没说过我很正常,他的眼珠子被你摘掉了嘛。杜子善投保三百万港币人身意外伤害险,到内地探亲旅游时和朋友打牌,被牙签戳坏晶体,在你这儿做眼珠摘除。我重复一遍,对吗?

你这个骗子,再不走,我马上报警!

(摘自《险,情》,王成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